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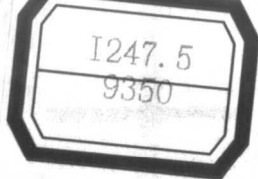
具体爱情具体分析 黑清明

爱情不跨界

唐纯

来势汹汹的温情主义，再现年度浪漫





具体爱情具体分析 黑洁明

爱情不跨界

唐纯

来势汹汹的温情主义，再现年度浪漫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不跨界/唐纯等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4

ISBN 7-80148-673-0

I. 爱...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215 号

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经销: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中心:010-64631547

Email: newstar-publisher@163.com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8 字数:147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范超清 刘 莉

责任校对:冯光艳

封面设计:李淑君

版式设计:李淑君

定价: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目录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就这样说再见	噩梦进行时	摩天轮上的生日宴会	喜欢不喜欢	全天下我最讨厌你	心凉凉的	打蛇反被蛇咬	十面埋伏	霸王龙的报复	四大霸王器张记

116 101 091 080 067 055 042 030 016 001



具体
爱情
具体
分析



Contents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亚马逊河再相遇	关你什么事	无业游民的美丽人生	你为什么做噩梦	爱情发烧了	猪头男变情敌	没有成为国王继子的男孩	把窗帘拉上	魔鬼的巢穴	重点观察对象

237 222 212 199 186 175 164 153 141 129

第一章 四大霸王嚣张记

如果你觉得不幸福，那么，请你来幸福学园就读。因为，这里是学生的天堂。

即使你已经很幸福，那么，也请你来幸福学园就读。因为，你将成为天堂的学生。

这是一则招生广告，登载在各大报刊杂志之上。

说起这“幸福学园”，全国几十万中学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一所综合型的贵族学校，与一般的普通中学不同，并不以为学生搭建上大学的跳板为己任，而是全方位地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

不论你是杰出精英，还是社会垃圾，只要你出得起钱，就可以进入幸福学园就读。只要你进了幸福学园，就算是块顽石也能帮你找到通往幸福之路。

于是，那些渴望出国的，渴望当明星的，甚至渴望做超人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来到这里。

不过，正所谓人分三六九等，这幸福学园的学生嘛，自然也有高低等级的差别。

那第一流的学生，当然是品学兼优型。但是这类学生一般只存在于重点中学的尖子班。所以说，第一流在幸福学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当然也是令上至校长、下至看门的大伯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

至于第二流的学生，就非那些成绩好、问题也不少的学生莫属。这类学生虽然比较令人头疼，但是也还能忍受，幸福学园的

学生大部分就属于这个类型。

有第一第二，当然还有第三第四。

那第三流的学生便是标准的“好”学生，上课时规规矩矩，提问时懵懵懂懂，考试时痴痴呆呆，这一类学生当然也不在少数。

然而，最最令人头疼的是第四类，来无影，去无踪，划地为王，惟我独尊，同学看见他们要点头哈腰，老师见了他们也得赔个笑脸。

俗话说：要么好到令人羡慕死，要么坏到让人恨死。这不，幸福学园里最有名的就算这一类学生了。

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又以“四大超级霸王”为最，他们分别是“战神”凌浩然、“财神”季天恩、“爱神”秦道宇以及“奖神”卓不凡。

凌浩然是学校公认的打神，人走到哪里，架打到哪里。想说说，想做就做，推崇惟我独尊的名言，大概除了他自己和那一票朋友之外，没有人是能被他看在眼里的。

而季天恩呢，别的本事没有，就是钱多，整个幸福学园都是他季大少爷名下的产业。钱多自然腰粗，连横着走路也是潇洒，一旦他哪天高兴了，全校所有的人都会像过节一样兴奋，因为，学校食堂里又会免费加餐了嘛。

但是，四人之中最具号召力的却还是秦道宇。他人长得英俊潇洒不说，又特别会讨女孩子喜欢，可以说，幸福学园里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女孩都在暗恋着他。他呢，也充分发扬自己的博爱精神，来者不拒，简直就当学校是他的恋爱实验室。

最后一个则是我们幸福学园精英中的精英——卓不凡。提起他的学习成绩，那真是烂得好比八月天里放了十几天的西红柿一样，简直就是幸福学园的一大耻辱。但是，上至全国下至班级，只要是设有奖项的任何一类竞赛，物理化学，文史地理，体育音乐，上天入地，登山下海，只要有他参加，那第一名就非他卓奖

神莫属。有人说，他潜能无限，也有人说他 IQ 为零，也许，天才和白痴本来就只隔一线。

他们四个人本来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特色，却因为某一天忽然同时成了幸福学园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而成就了彼此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

有钱一起花，有架一起打，有女孩一起追，有鸭蛋一起拿！

这就是他们四人的结盟宗旨。

呀呀呀，这样的铁血同盟又会发生一些怎样有趣的故事呢？瞧，这不，我们的“战神”凌浩然出场了——



“妈，为什么要我去幸福学园就读？”夏小汐委屈地张着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瞳，跟着母亲忙碌的背影转来转去。

“你是我的女儿，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还需要问吗？”夏竹君将最后一本书塞进书包之后，才不紧不慢地回瞪女儿一眼。

“这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了？难道你不是吃我的住我的？”夏竹君说话一向是这么刻薄，就连对女儿也不例外。

夏小汐一窒，低声抗辩道：“并不是我要来到这个世界拖累你的。”

“你说什么？”夏竹君踏前一步，语音不自觉地变得尖锐，“我十月怀胎生下你，又含辛茹苦将你养大，你就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

“妈，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也希望你的后半辈子能过得快乐，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夏竹君打断女儿的话头，“叭”一声扣上书包搭扣，为这场争论做了总结。

夏小汐为难地皱了皱眉头，但还是不情不愿地跟在母亲身后出了家门。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忤逆过母亲的意思，这不只是习惯，而是一种必须。

她知道，她这一生都必须为父亲所犯下的过错向母亲赎罪。

这就是她生而为人的惟一责任。

不止一次，她这样想过，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两个不负责任的人的结合而产生她的话，她会不会过得比较幸福？

“小汐，快一点。”夏竹君招了一辆计程车，不耐烦地回头朝女儿喊。

“噢。”她答应一声，加快了脚步。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除了认命之外，她又能如何？

幸福学园位于市郊，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夏小汐把身体靠向车窗，努力不让自己的泪水落下来。

已经高二了，明年就是最后的冲刺，她何曾想换新环境？离开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去适应完全陌生的新面孔，这对于生性羞涩的她来说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更何况，听人说，幸福学园是有名的贵族学校，那里的学生不是娇就是贵，更让她听而却步。

她——会不会遭人耻笑？会不会被人欺负？会不会……

“打起精神来。”夏竹君不满地敲敲女儿的背，“瞧你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老师和同学怎么会喜欢你？”

“我又不要她们喜欢。”夏小汐小声咕哝道。

“什么？你这种态度以后怎么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不是原始社会，找个没人的林子就可以过一辈子了，你要学会与人相处。”

“我又不要像你一样。”夏小汐忍不住说。

“我怎么样？我这样还不是被你和你那死鬼老爸拖累的？啊？难道我不想守着一个正常的家过日子？难道是想抛头露面去挣那几个辛苦钱？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夏竹君越说越激动，修着尖尖指甲的手扯着女儿的头发、衣裳，道：“你看你，住洋房，

上名校，穿名衣，戴名饰，这些东西，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夏小汐咬着嘴唇，忍住痛，不吭声。

不错，在同龄人中，她吃的穿的，都比别人强许多，但是她知道，这些钱都是母亲向这个叔叔、那个伯伯要来的。

她虽不能说，但心里从来都不觉得拥有这些东西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可以，她宁愿用它们去换取与母亲一天的相处。

她这一生，虽然只活了17个年头，但已尝尽孤独的滋味。

小时候，当她渴望友情时，她只能待在明亮的玻璃窗后羡慕屋外玩耍的小朋友。可是，长大了，当她渐渐习惯孤独寂寞之后，母亲又怨她过于沉静古板。

好不容易，她在熟悉的校园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想到又被母亲给毁掉。

这一切，都不是她甘愿的，她好像从来就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依附于母亲的生命让她觉得沉重，活着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

“小汐呀，不是妈逼你，你要去日本留学，就一定要进幸福学园。”夏竹君望着女儿无辜的眼，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妈——我不想。”夏小汐的语气又急又惶恐。为什么要她去日本呢？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不去？我花了那么多钱才找到这个门路，你竟然跟我说你不想？”

夏小汐眼眶一红，转过身，背对着母亲。

车窗外，高楼大厦渐渐隐去，四周是一片青葱绿意。

天，蓝得透明，仿佛每天都有人在擦拭。

她的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渴望地问：幸福学园？到了那里，是不是就真的能找到幸福？



“凌浩然!你给我站住!”幸福学园的大门口,训导主任两手叉腰,气势汹汹地对着身前50米远处那个满不在乎的背影嚷道。

校园里,学生一窝蜂一窝蜂地涌了过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又有好戏看喽!只要凌浩然跟看起来一脸正气的训导主任干上了,学校里准又可以沸腾个三五七天。

“凌浩然!凌浩然!”胆子大一点的学生开始脱了领结拿在手上呐喊。

训导主任的面子越来越挂不住了,他狠狠地瞪了四周的学生一眼,等助威声稍稍收敛了一点,这才厉声喝道:“凌浩然!如果你此刻踏出校门一步,你以后就不再是幸福学园的学生。”

“高主任!你要真有本事能开除我,我还要谢谢你呢。”凌浩然踢踢长腿,优雅地转过身来,似笑非笑地望着高仓明。

他的身材要较同年的孩子高上一个头,体格健壮,钢筋铁骨似的,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危险气息,将只有一米六五的高主任压逼得更显矮小可怜。

“哇!”身后一排女生仰慕的痴笑差点让高仓明当场吐血。

“你——你——竟敢威胁我?”

“不敢!刚才不知道是谁在威胁要开除我?”凌浩然带着邪笑的黑眸扫过围观的同学。

“对呀,我听到了,是高老师在威胁凌浩然同学。”

“不错不错,说他踏出校园一步就再也不是幸福学园的学生啦。”

“就是嘛,我们是上学又不是在坐牢。”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

高仓明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激动地指着校园外面一字排开的摩托车队,道:“你说!你现在出去,是不是要跟他们飙

车？”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凌浩然两手抱胸，意态悠闲地斜睨他一眼。

“学生守则上明文规定，在校学生不准飙车，你竟敢违抗？”

“呵”，凌浩然摸摸鼻头，嗤笑道，“老师你也知道，是在校学生吧？我现在出了校门，就不在校了，我想做什么就是我的自由，难道说，老师守则上规定在校老师不得结婚，你就得当一辈子和尚？”

围观的学生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

无耻！真是太无耻了。堂堂贵族学校竟然出了这样的学生，目无尊长不说，还满口污言秽语，简直是丢尽了幸福学园的脸。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幸福学园的训导主任，竟然拿这样的孩子毫无办法，他是不是老了该退休了？

“哎哎，让一让，麻烦让一让。”

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出一条羊肠小道，将来人请进矛盾中央。

季大少爷来了，没事了。

凌浩然耸耸肩，掠了掠散落在额头上的一绺头发，转了个180度的身，扬长而去。

“你——你——好你个凌浩然！”高仓明指着他的背影，咬牙切齿。

“算了算了，高老师，反正是午休时间，由得他去啦。我今天从老爸那儿顺了一瓶XO，走，咱们喝两杯去。”季天恩笑嘻嘻地勾住高仓明的肩，硬是将他的身子给扳了过来。

董事长的儿子来劝，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高仓明强压下心头的火气，随着季天恩走出人群。

“走喽！散喽！”意犹未尽的同学们三三两两离去。

“大家都别走啊，一起去学生餐厅，今天的伙食我全包了。”季天恩的声音并不大，但却另有一股威势。

“好啊！”同学们纷纷鼓掌呐喊。

“唉。”高仓明再一次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大哥，瞧那老头的酸样，赶明儿，兄弟揍他一顿替你出出气。”小伟子一边殷勤地将安全帽递给凌浩然，一边讨好地说道。

“不许胡来！”凌浩然凌厉的眼风扫了他一下，吓得他赶忙噤声。

“哼！我还以为凌老大是多么威风的人物呢，原来还怕一个糟老头子。”一旁外号叫黑豹的少年扶在机车上，讥嘲道。

“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凌浩然冷峭的眼逼视着他，“是不是这一次我赢了你，小伟子欠你的钱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没错。”

“好！开始吧！”凌浩然迈开长腿，跨上机车，举手向黑豹行了一礼，那样子，轻佻又傲慢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里？”黑豹的手下不无担忧地问。这里是学校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来来往往的车虽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在这赛车，发生什么车祸之类的事情，那可就不妙了。

“怕了？”凌浩然不屑地撇了撇嘴。

“怕什么怕？凌老大说这里就是这里啦！”黑豹不耐烦地对那个多嘴的手下吼了一句。

“预备！开始！”

一声令下，两辆赛车如离弦之箭一样狂奔了出去。

路，在脚下疾驰，风，在耳边呼啸。

那阵势惊心动魄得仿佛随时有车祸发生。

凌浩然的心亢奋起来，他眯缝着眼睛，享受着这急速奔驰的

快感。

“不好！”忽然，在正前方的拐弯处，出现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要想避开已是不及，除非减速停下来。

但，黑豹的机车紧跟在后，这一停，势必就会输。

不行！他绝不能输！

这样一想，他咬一咬牙，猛踩一下油门，视而不见地加快了速度。

车与车极速迫近，眼看着就要撞翻之际，银黑色机车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从计程车头顶飞驰而过。

然而，危机就在此时发生了。

原来，胆小的计程车司机慌乱地猛打了一下车盘，想错开身去，却不料，情急失手，车头撞毁了公路边的安全栏杆，这才在尖锐的刹车声中止住车身。

凌浩然“嗤”一声冷笑，“这样的手艺也拿出来献宝？”

“还不快溜？你想等警察来抓啊？”后面的黑豹急急催道。

他吐一口气，发动了油门，却又嘲弄地回头再看了一眼出事的计程车，车窗里，露出一张惊惶失措的脸。

细秀的眉眼镶嵌在象牙白的肤色上，神经质地带着恐惧的心情；薄唇毅然紧抿着，唇线微微上翘，纤弱中透着漠然不可及的悒郁。

风，拂起一绺乌黑的发丝，落在她那尖小的下巴上，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清丽。

她也看见了他，一双茫然无助的眸，对上了一双深远明亮的瞳，互相纠缠着彼此。

机车慢慢滑动起来，他与她交错而过，渐渐地，远了，看不见了，只余尖啸的警笛声划破蔚蓝的天空。



警察局。

“真是倒霉！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第一天送女儿来上学，便发生车祸，这哪是好兆头？警察先生，如果抓到那些个飞车的小太保，你可一定要好好替我教训教训他们。”夏竹君从一进警察局的门开始，便不停地数落到现在。

夏小汐安静地坐在一隅，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一动也不动，就像是老僧入定一般。

夏竹君不快地推她一下，“你瞧你，成天就是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祸事还不动自动找上门来？”

警察录完笔录，抬起头来，善意地对夏小汐笑笑，道：“你还认得在路上赛车的那两个人是什么模样吗？”

夏小汐茫然地看着他，不点头也不摇头。

“说话呀，要是认得就快点认了人，我们好早点走！”夏竹君不耐烦地催道。

“这样吧，请夏小汐同学跟我过来看一看。”警察对她招招手，将她带到隔壁那间房。

脱离了母亲挑剔的监控，夏小汐不觉长长吐出一口气来。

年长的警察理解地笑一笑，“做父母的，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别介意。”

小汐感激地点了点头。

“你们凭什么抓我来？有什么证据证明我飙车了？难道我骑了摩托车离开学校就是我飙车了？那外面用枪杀死了人，是不是一定就是带枪的警察干的？”虚掩的房门里传来嚣张的调笑声，但声音却十分悦耳。

刚刚推开房门，夏小汐便情不自禁地退后了一步。

眼前是一位十七八岁左右的少年，俊中带冷的脸孔，慑人心魄的黑眸，以及那浑然天生的气势，令她的心莫明奇妙地跳快了一拍。

尤其是那一股凝视着她的眼神，深沉、复杂、桀骜不驯。

熟悉，太熟悉了。

虽然，她只看过一眼，但，永远不会忘记。

她不由得伸出手来，毫不犹豫地喊道：“是他！就是他！”

眼睛的主人愣了一下，随即，眼眸一缩，冰冷的目光覆去了所有的感情，让人难辨悲喜。

她说了？她说了什么？

夏小汐也被自己的声音给吓住了，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忘了如何收回来。

“好了，夏小汐同学，你可以走了。”警察伯伯温和地拍了拍她的肩，将她游离的思绪给拉了回来。

“我——”她望着他，嘴巴张了张，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闻讯过来的夏竹君看了看大咧咧地将一双长腿搁在办公桌上的凌浩然，皱着眉头道：“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没教养？”

“还是幸福学园的学生呢，听说为了赛车还和训导主任大闹了一场。”警察对着他大摇其头。

幸福学园？夏竹君紧张地将小汐拉到一边，小声问道：“你指证了他没有？”

“有。”她咕哝一声。

“什么？”夏竹君惊叫，“你有没有脑子？你是要到幸福学园去念书的，得罪了这样的人，以后还有你的好日子过吗？你怎么就这么不晓得变通？”声声句句里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数落。

幸福学园？念书？

凌浩然抖晃了一下长腿，忽然笑了笑，眼睛里发出锐利刺目的光。



一如往常，在上课铃还没有敲响之前，同学们或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交流着学习之外的心得和巩固着彼此之间的友谊。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一位匆匆跑进教室的同学惊天动

地地喊道，“四大霸王全来齐啦！”

“什么？”一刹时，二年级三班的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五十几双眼睛齐齐盯住门口，生怕错过了这历史性的时刻。

四大霸王，一个都没有旷课，更没有迟到，这对于二年级三班来说，简直就是一大奇迹。

“哎！季天恩！你到底确定了没有？是不是将那个长舌精安插在我们班了？”秦道宇带着浓浓的倦意问道。

昨夜和在网上新结识的美眉玩了个通宵，早上刚想好好补个眠，却不料，被不请自入的季天恩给逮了个正着，目的竟然是约他一起来上学？

天哪！今天？他铁定会睡死过去。

“放心吧，我是什么人？”季天恩得意地拍拍胸脯。最近，他正好闷得发慌。昨天晚上—听到凌浩然的遭遇，他便主动请缨，要好好惩治一下那个不晓事理的笨女孩。敢告老大的阴状？她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真不明白，小小一名女子嘛，搞那么多事干什么？”秦道宇不耐烦地撇撇嘴。对于女孩，他有的是招数，犯得着四个大男人—清早来恭候她的大驾吗？

“你有什么好点子？”季天恩兴趣十足地附耳过来，越阴损的方法，他就越有兴趣，谁叫生活如白开水一般无味呢？

“这个嘛，自然是要我做出重大牺牲了。”

“你？”季天恩暂时还太明白他的话。

“这你都不懂？他的外号是什么？少女杀手啊！只要有我们的秦大少出马，那个什么夏小汐准得伤心又伤身，这可不比什么都省事？”卓不凡晒然一笑。

“啐，我不同意，我认为吓她个七荤八素，让她以后见了我们都心跳停止，这才过瘾。”季天恩嗤之以鼻地挥了挥手。

“女孩是拿来哄的，不是拿来吓的，你知不知道？”秦道宇一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不屑。

“凌浩然，你是受害者，你说，该怎么办吧？”季天恩对着